

李元賓文集序

貞元中天子文化天下翕然興于文文尤高者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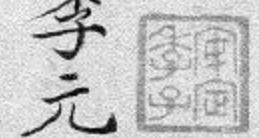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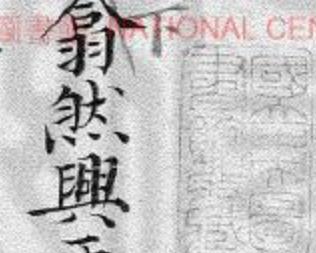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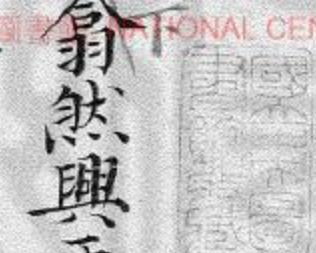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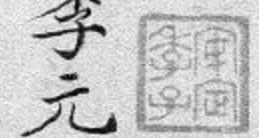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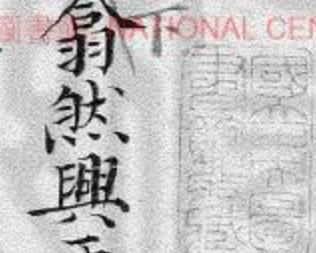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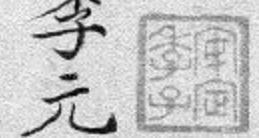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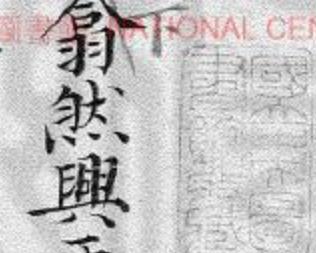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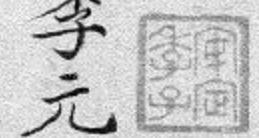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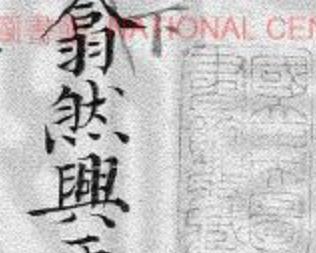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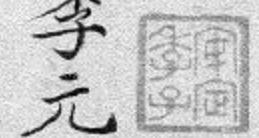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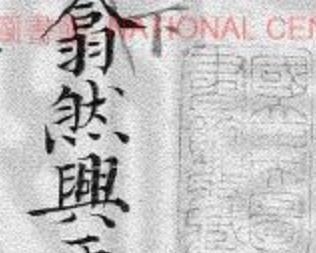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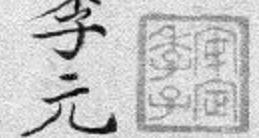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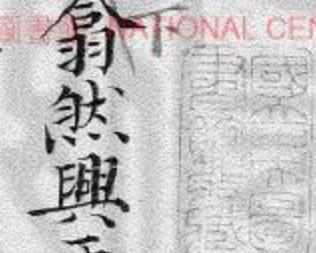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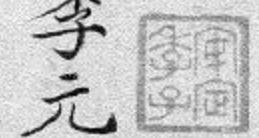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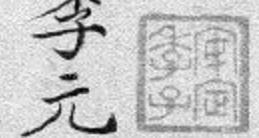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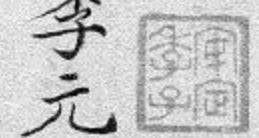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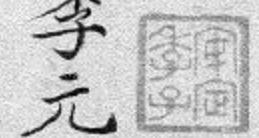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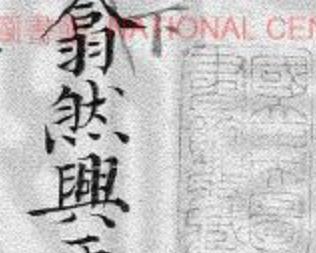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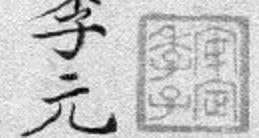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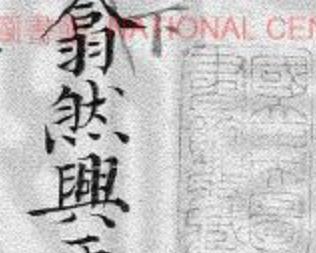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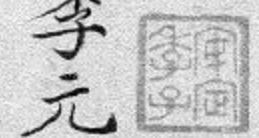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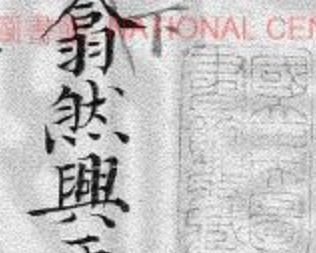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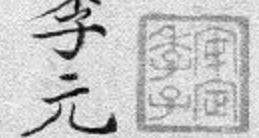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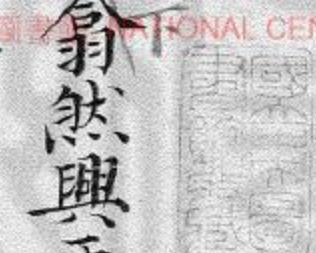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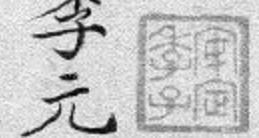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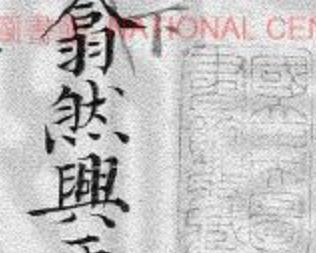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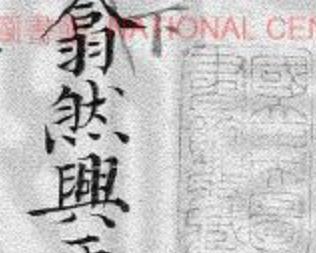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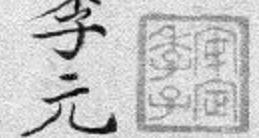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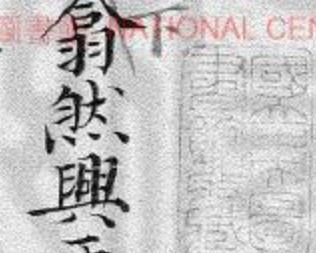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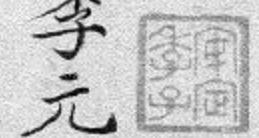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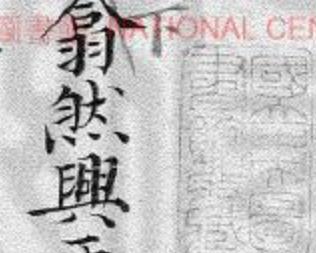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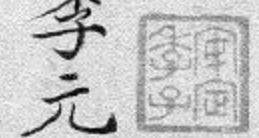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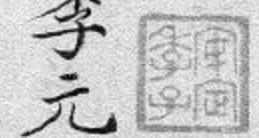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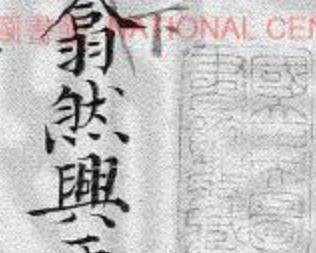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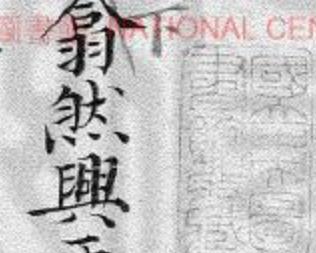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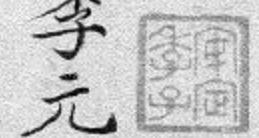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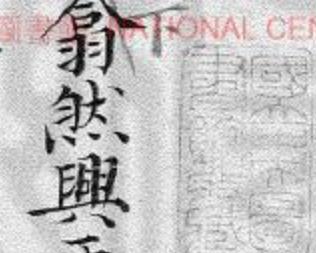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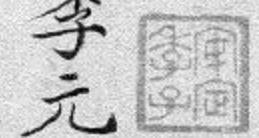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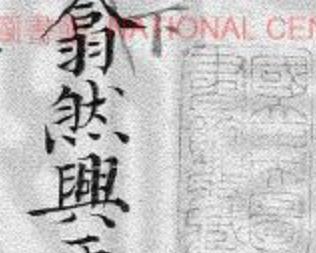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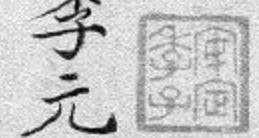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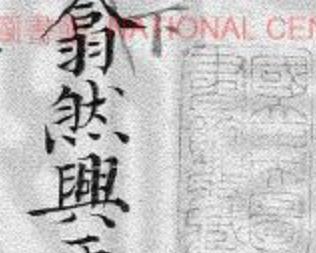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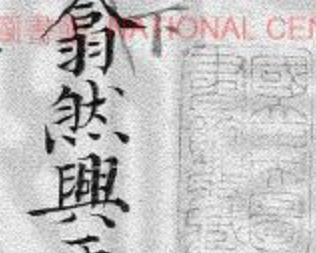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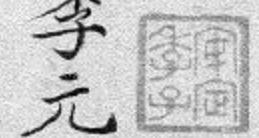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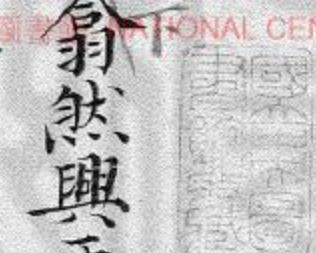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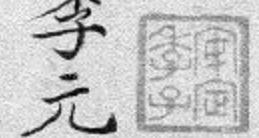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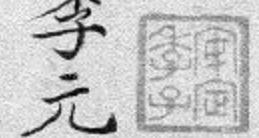
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及

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工今之言文章元賓及出退
之之下論者謂元賓蚤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

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為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相

上下何者文以理為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

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退之雖窮老



不休終不能為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能極退之之質故所以不相高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漢明帝後文體浸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陳隋媯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質猶未能全去其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作一體激揚超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不能止

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遺文于漢上惜其或復磨滅因條次為三編論其意以冠于首大順元年十月五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李元賓文集卷第一

郊天頌

郊祭古先之重禮復古之令主惟郊非我無以暢明
祀惟我非郊無以踵三五於是嘑言下諱曰爾庸我
謀：協不違官乃交脩居天之陽掘起虛丘于斯時
也歲在子月在子日短之宵漏未盡而皇帝翼々告
祀于丘之上先一日法駕致齋于丘之下天地神之
會於無間陰陽之祇立於寐寢以觀我之儀以歆我

之饗八方之靈各以位焉祥光促明和氣解嚴石無
觸雲木無緒風獻羞饌神烘燎歷天神下於蓋高樂
作於無聲昂々巍々大鰥之英洋洋溢乎帝心昉饗乎
萬靈是用報盛德于上申洪緒于後為茂世之績紹
胤之程也群公常伯相揖而言曰我元后父戴天所
以象為子不私其能天視我元后所以象為父不
不有其仁子不私其能莫大於郊天之義父不有其
仁莫富於生物之遂玄哉二者之為德與变化而終

始溥湛恩於崇朝焯懿式於永年茂堯於華封小舜
於泰山遠思懷述斯安兆人從龍一人下觀其文昭
昭其武桓實歌者可歌寔言者可言斯文也有以
見聖理顧書之不刊一本云斯文不作大漢龍龍書皇唐之史官

斬白蛇劔贊

吁審厥劔在昔天地之靈器也而莫我敢知漢皇
得之初其天成乎其神造乎其人為乎何乃出而逢
經綸用而會大人斬白帝於澤陸赤陰於雲然後安

繹騷乎荒也作之臣作之君豈雄倜儻若斯之不測
邪亮惟天地革而大人用靈器化成肆能前人而謀
先鬼而靈記三尺之質扶堪輿之傾非楚金工之能
名天討聖作也寔乎哉天周之哀也天子孤外臣彊
而不有用之者時不可匡也周之末也天下哀恫疎
為七椎而不有獲之者人不足與也秦皇帝鯨鯢群
豪嘒嗟六合而不得宝之者德不終也逮秦上瀆於
神下毒於民人神興妖上下軋秦是劙將翼大人而

運天下也疑其如虎貌如蛟螭或嘯在谷或飛在涯
故漢皇卒然攘袂而得之於是伏之而行嚮之而威
日月照臨星辰焱揮撻之以負秦之以危是日月天
地之靈器所以贏項授之倒持哉後代宝之歷中興
魏晉已還無德于民靈器不能久安張茂先見飛而
大或以為龍於是絕矣有知言者非之曰夫人事有
穷神物無方曷知非得於此失於彼漢皇所以昌齊
宋梁魏所以亡也然數國者享年不長其歟亟去却

猶三代之昇九州之險不可以偷亂而守况穷化極
靈而隱見計之乎然苟以至神推之則未嘗遺於聖
人矣繇是黃帝得之誅蚩尤周武得之戮殷辛漢得
之而斬白蛇唐得之而革隋亂則是器也神而應用
用靡王非刑之謂也其惟聖人而已

項藉碑

鋪周秦之顛亡粲乎簡書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
周失在弱上慢下躉政魚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
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可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眷
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
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於假王其餘揭竿而呼
爭先刺秦者如林于時亂浩々兵憧々風泣虎雲泣
龍三靈胥而四海空公乃挺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
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人抱鼓於舟中吁嗟乎無人
誰禦乎群兒所以謀大業極萬靈而爭雄雌者独漢
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趙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離

十壁騁胎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抵秦闕怒
漢公曰語曰損約則遠人固信則自遠思取乎乃軍
鴻門屠咸陽昇峙于神州幅裂于四方始退漢祖東
西而王天下是以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
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璧之敗呂公困崇陽之圍
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固長陵之役撓其師与漢
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而勝敗乃知是知
兵之不可穷物之不可終天地閉而開雲雷屯而通
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惟楚歌
夜聞哀泣垂綾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飈舉
良馬日晚漫々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
魚遭網而遊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夫尚能合泣亡
之人禦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鶩鶴江陵足固不麌首
無不橫然始解馬于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
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孰而
不窖哉公寔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從諉暴而殘

人是以人得踏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閭中可據矣剛而能新諸將不攜矣明而察謗竒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默則舉天下如傳圈何漢氏每二臣能計之武至新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寔弃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天苟生項以靖難生漢以牧人靖難受勇牧人受仁不然可鴻門阽而寢持成臯跳而復振

入閬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矣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夢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取而詠之輒泫然而悲爰刻石為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辱而絕嬴暴而滅九陽鬱結九州兢兢必生聖哲以起絕滅性漢自豐惟項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暨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于野

趙壹碑并序

漢陽趙壹字元林出漢靈帝世之慨然卓異士之傑

者負才不檢細行為州里所擯陷刑將寘其死幸交
為脫遂作穷鳥賦以方已欲傷哉元牘之志與世齟
齟蓋天厚其善不享其命然天不有曰常与善人元
牘之善其與安在天之不惠自回憲及壹三矣當日
頽風凋理道盛德殞衰俗始振二祖之業未偕五代
之季雖蓋臣憑泣憶庶呻痛而貪官詭進擊擾王殆
非天欲眷先亂之兆也元叔以故數有哀刺之作酌
其所趣亦猶詩人有采苓甫田之什也憂心不偶而

歿無所譽乃衣褐應郡計上書闕下見司徒袁逢長
揖而言音形琅琅深器之操祛逎外指謂座人曰
漢陽趙元牘由是名聞于時有羊涉者尹河南能掇
四方之英元叔乃去袁司徒訪涉以為主人將出所
懷以動之會涉猶寢於堂內元叔直言而伏曰僕高
君之義故遊君之門將藏窮達之誠君豈當然涉乃
眷而礼之特奇其賢明日盛騎造元牘坐涉於榮車
高譚極曠目良寶不剖又泣血以相予於是羊与袁

唱声薦元牴於王庭雖名烜于京師而祿竟不登尋復漢陽道經弘農太守皇甫規時之大賢元牴侯之間不即通乃怒不畱規追謝責已長遊不顧深居篤靜累辟不赴沉亦快疾乃終吁有不世之器有二公之遇不能奮振寥廓騰陵清浮元叔之命不易間也觀飲元牴之德聲而怨其運不升乃序而銘曰吁嗟元牴兮出處慙軻鄉人無良兮惡我賤我兮不辰兮矣置罹禍天何授我兮於我獨頗嫉時之敗兮憂道不可褰衣限兮以遊大人秀而不寔兮空蕪此身覆覽前載兮恨君遺塵乃銘于石兮希名不泯

周苛碑并序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于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于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新阨濉水之圍遽保榮陽楚人四面攻之内無完偹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知其危并力蕩搖哀

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毅然膺瞬釁大昇於宇下謂哥曰請封三萬戶為上將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為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尔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尔死無日矣且羸政反道殲裂六國天人含怒噍類不留今尔之業

不足二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隲興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君能也天厚其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憲公之不屈而恥其詭已怒声如虎指左右淬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靡軀莫於不朽不朽者在乎立節：

者在乎處死；者在乎顯節立獨竒有之與夫由子受戈弘演內肝殊也初竒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死項氏豈非臨事不苟免為觀感公之椎果而史

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永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
雷泄雲雷崩雲泄其下流血榮易攻急介士涕泣赤
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豪死不改沉鬱積寃于
古奚言紀公光烈參一作繫史之闕

大夫種銘并序

於戲種知吳之可以取知越之可以彊而不知身之
進退存亡況吟躊躇以至於非辜哀哉斯繇薄德離
披衰世難繼故獨丘者不足以鎮邪独信者不足以

塞疑夫周公孔子聖人也尚有彼婦之歌鴟鴞之詩
矧乎其下人乎然晉桓公終任夷吾齊文公不疑五
臣數子者竟能効五霸之器加二君之身臣無所反
側君無所短長下冠列國上尊時王惟齊晉之區
行何道而臻斯偉歟殆非二君能推心於數子俾數
子得不失進退存亡者乎使非勾踐既舉全吳乃授
霸國建國之椎付種之能必將南畧海垠而率百蛮
北合諸侯而朝中原隄雄吳越之邦接跡桓文之勲

則勾踐為霸君種為霸臣必矣何尚乎浮洞庭太故
國為天下之旅人哉嘗用種之謀若有之思越人之
力尚尅之苟天不永越年越亦不愛種賢越不能卽
其胤種是以誅其身噫范生之書未釋於手越王之
劍已承其咽哀哉且會稽之羞非越復惟大夫之復
大夫之死誠長頸背義亦大夫之非智哀哉詢種之
名不登於三仁求種之墳不在於九原勒名以備脫
簡終古以慰枉魂銘曰

蘇之讐敵國既亡大夫何哉不知其去只知其來予
胥至忠不信於吳鴻夷知凡浩然秉桴君胡役謀
國遺軀或曰不然吉凶相賓不有覆車孰懲為臣不
有泛舟孰為濟人道無全功用有屈伸寘然陳力得
於開卷神能感我鬢髮如面徃者之悔來者之憲志
於玄石將懋將唁

古受降城銘

古之帝天下者七德震耀四夷威懷有漢孝武爲祖

作之父述之而已曰其資皇武鑠乎猶可以頃其餘
昔孔子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然孝武亦庶而儕之
始乎高皇勤功；階乎天累聖重光；燭乎渾解殷
之羅要民以輕刑沃秦之焚以起民於焦原故國無
困民；無異心孝武即讐安之朝而得安其安馭無
為之一民而得為其為遊心大中而陋八區旁目不庭
而此九軍詔大司馬曰王師有征其礼若何大司馬
歷級而言王師無校謂莫敵也征乃可服柔服以德
所謂善征不戰善戰不征聖人不易之道也帝曰吁
周之衰秦之亡皆不由之故龜鼎用遷乃出玄宮登
皇車鶩六龍建九旒人馬駢駟戎車擊軺非六月之
師異瑞池之遊雲橈雷厲風行川浮震雄^九而人於
若寒之隙胡有高臺登臺而覘兵；不血鋒築城而
受降闖絕垠而為墉往空磧而作防然後回鳴騶飾
中權飲至廟庭勤功於鼎銘以遺子孫以恢紀絰社
乎哉而難斷之嘗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知守者非

贊

殲師遠征窮徼成城害元之生黯明之靈益在
義以討仁以擾冥舜以之歸有苗姬娥以之合孟津
秦乃反之民共愁辛孝武何哉復重如焉重難畜之
民城無用之夷脫內不勤而外安足保之不其危欤
夫四極之裔日月新薄獲其土不可以豐財保其人
不可以化遷而王者必縫之欲其知所尊而不思亂
華何必征而降之降而城之若然者三方之夷皆可
降而城何獨一陲此所謂反無外傷無私不可為後

王之規愚忝學古敢陳銘云

天長匪民蒼蒼有昧窮兵之弊擣德之武皇以兵而
不以德聚師萬甲懸罄四國男悲遠征女泣夜織死
生其苦木石其力古無降城頹乃重傷城不可轉夷
居無常前有濁河自流後有黑山自高埋
塹屍委崩榛烏号居者悲居勞者存勞我思古人疾

首用撥

東渭橋銘并序

李集卷一

十三

七年冬十一月覲自京師適高陵經東渭橋閱渭之清駭橋之雄故作東渭橋銘目以識之曰

天地不有大孰見其小聖人不有作孰見其妙惟渭之廣洪流浩渺惟橋之永赤龍天矯車者知戶舟者知徼石城五色天可補缺木泛繩直地可舉絕天地之險舟梁之說乃曰目人與不目人轂鞭石既勞架竈更危去危背勞人莫之知塗推近郊棟準絕涯功成不爭道合其離我去京矣六府四維不見釣璜不遭墮履牽牛獨在飛鵠双起表其千年塗歸一指故物有時行功有時止琢珉川上日月終始
故人墓誌并序

觀有倍年之交朱巨源以其時疾終於舊鄉之居昨得鄰之書云君子亡言于茲息焉高風陵夷弱子童昏有殯在阼無子及門友矣不還惟君之恩其子產乎其神農乎昔予產友子皮亡死予產慟哭曰吾無爲差矣神農初少也學於老龍吉吉死神農擁矜

而前無哀於懷曰夫生之靈形必極必生而傾未
若反其極而全其真而生不形而形不生其真隱以
彰其道運而行全若是夫蒙何疚焉吁余嘗異之古
人有言上聖忘情下不及情而中得之聖人動與天
回靜與地寧不死不生死者蹈道之紀率性之始
不及者上礼文其外樂負其裏大欲節而中庸立小
人反而君子至君子也下則過之中則庶几乎乃用
情為噓嘻巨源之先亡吳之遺民十餘代而臻其身

身節其行孰始未患時仁人器之復無良媒得謗在
繅予嘗衣其寒食其飢及明其非巨源由是相得而
予未敢之尸終謂足食者晚進志薄者後含頰頰不
相五十當貴若何倏悶而与物皆化出靈之失安溫
濕之構患巫不斬醫不瘞不爾者巨源何然還是幽無神高
無天故前壽莊跖而後殯巨源案礼經哭友於寢門
外予旅西土不知所哭素輶助紼時憲弗及遂託東
人之歸者以誌銘一篇今寘于棺右詞曰

君加我以義我求子以心學不愧古人不佯今周旋
二人久用欽之素書東來告君之一亡不屢而步不言
而傷琴不破劍不懸非不能之頑無贖焉松為薪壘
為田而此數字不更於淵

妄動箴

動出乎妄靜以制之靜不可終違其時願道非遠
妄動則遠道以霍我熟能反利往則施無庸則卷
合於一致何妄能損天一地二三光颺颶無恒一流
行萬物則妖大化孕人有成性動牽於妄亦斯
競惟天之大而世作鏡下顧人心始環無端食其遊
詞共對自殘劉殲英韓楚滅子于五者實妄不妄必
完忘由動生動以妄姦能以義勝動婦乎安晉文教
戰一戰民悅句踐泣讐再戰讐雪知幾不殆妄動斯
折二國尚然况一失節

浙東觀察判廳壁記

觀聞國置觀察判官故事今之老成人則曰述乎哉

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无紀綱文章
是用命忠臣登車為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具來亦
三紀于茲古者所謂出連城守令則大者或數十城
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覘其所以察其所以使亂
不得長理不得逾猶川之有防戶之有樞其繫厚矣
其臨高矣其下賓佐實有常任其大曰觀察判官一
人謀以濟美佐以成能必求賢者礼而居之無則闕
如不苟其人久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
天下盛府也國之靈盈於是乎在太原王公廉察之
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為觀察官從事浙右十
有餘年能事脩乎游童光烈灼乎簡書始從韓公辨
疑獄多釋冤囚疑以得昭放紓得寧四方翕然藉甚
于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姦宄易容民不
淳良吏不廉清无日無之公乘輕車日往月還割斷
善惡明白可觀六州之人為頌作歌天下名賢罕不
嘆嗟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憂太官連城命公來撫

吳人德美矜人化交愾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嗟乎
夫有其在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耳哉非其任有其
事如公之作者百無一二焉議者視公之為位可謂
忠於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
可謂達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
之多幸有以知李公之俊宜哉從姪觀拜命而書魏
為公羞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李元賓文集卷第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元賓文集卷第二

謁夫子廟文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正辭為絜執絜為奠恪
以上桓撥之十有三祀秋七月朔脩冕帶問廟而入
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
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
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
之以事天子卿士得之以保世祿忍災不及其身四

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人神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竊嘆焉斯嘆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之也且夫禮樂決於明夫子之善道斯可以學矣鬼神瞰於象^{一作}夫子之明靈也斯可以敬矣孰可捨道而來學贊敬而乞靈乎於是再拜而起廻旋而觀章施足徵章設無喧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焉小子思

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相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颻淪淪彷彿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拳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如是邪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之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畎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夫子生寔陪臣

臣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乃獨夫有
遂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遠惟聖遠在人不
在於尊於夫子之聖極欽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
焚書文之哀也唐帝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既
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復有列光訖
無間尔小子悚々慄々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哀吾丘子文

古之道窮者接輿則歌吾丘子則哭、者年老俱謝
怨不容於歌、者声迹可晦不趨當世之機也然吾
丘子古之窮人也哀莫至焉仲尼方達於營丘遇於
途衣無裾冠無綾不言於人、亦不自言吐梗茹酸
號於草莽之間涕交于頤墮而成泉薄于巍、一斷
一聯鳥為之相鳴雲為之不飛貝者見游者感仲尼
亦倚蓋而心惻顧門人之辨者往訊而唁之吾丘子
徹淨言而曰太古之先有又宰者聚五行之秀氣以
為人鍊五常之大端以為心人者所以靈於萬物者

也故生必有依心者所以願於百行者也故立必有
徒生必有依者親立必有從者君親之間不有交
游無所宣非其君忠無所稱非有交游無所成其身
三者皆遂之則魯曾參衛史魚齊管夷吾皆其遂者
予獨貧之天年復暮是故哭而哀然哭中於三殺烏
始者志於四方希有一朝之榮為父母昆弟之唯游
罷乃旋而父母之墳已軋今思而哭之与不養之子
同仕於諸侯之朝君無德丘侵今思而哭之与亡國

之臣同復忠孝之間天下不聞其臣子耻而後交
今思而哭之與言無所信同夫忠本孝而生信載義
而行二者既虧而予生非生行可也汨然而沉与波
而東流交窮至於悲風言於黔娄抑下惠必為之
感激言於伯易齧缺必為之未通觀所以作哀吾丘
子文務勗人之中庸

監察御史韓弇沒蕃文

維唐貞元之年匈奴上欵乞盟夫子以其言誠乃命

上將往蟬於邊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
隨焉我上將伏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為
心戎乘我不虞而昧受有_作而詭謀我計無素成而姦
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為之擒矣嗚呼有
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訛于慮一失聖人也
韓君是以為之虜天其或者特用警我非福戎也韓
君之為擒其命歛五年於荒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
還期謂之死豈復還期往、涇沉或曰死矣怒如：

是切傷歎者之心絕國浩；窮西極瀆彊胡居之大
視狺、流沙無波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賓秦
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夫韓君生
死窮幸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所死其何今兩寂然
必由中阻君所奉役咫尺一作丈西道白珪之貺嗟掌可
保激魯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即于事不能書一作奇從
軍之善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阽危辟羌鬃髡生
刃我師倉卒闇冒血殷朔陲冥死者悲非生一作擒之悲

夾谷之會不問仲尼秦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
列列飄野望君申弔亦懼古快字又所頂爻來者已乎一魂時
也命也

涇州王將軍文

有涇人告我曰虜侵涇州去城六十里涇軍陷圍固
無藩籬脫無走飛有王將軍雖寢涇師別成而來奮
少擊衆提急赴危身先其兵後其私張旗為風伐
鼓為雷風雷之威壯哉鼓旗全涇軍如雲迴破虜陣
如山開然後創痛還奔成醜殘催將軍猶殺敵不窮
駿怒疾馳遂後於沙埃吁少卿生降蘇武老歸賣憲
出師曷如將軍之亡武主上聞之贈官汾州賞則厚
矣我竊悲焉悲賞出死後用失主前天下之有用不得
聞故多敗役上之執賞死而加之利為空名繇是
將軍之倫何嘗勸焉涇州之師何嘗保哉苟聖人用
人一如將軍谷鉞之雄征鎮之類則將軍無儻尾注
州無陷圍亦可知矣惜昔兵微用卑以至於是焉於

戲偽哉

周穆王八駿圖序

予嘗聞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驕騰
彪虎文螭之流並馬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驥
飛黃驥裹白鬼之屬也視驕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
若乘雲有待御之狀有矜辟之姿若日月之行不足
照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然巍然若言其真也
寔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符一作其嵬軒者如仙
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
西王母於瑤池從群仙而游案山海經云崑崙山去
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
是生為之用歟何古無其匹欵圖之首有褚公遂良
題云秦漢傳之降于梁隋我皇唐不泯厥跡卓尔昭
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知古則人大矣矣求之于時
則曠世矣繇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矣有異者不必
否矣或慮觀之者昧故乃為序以表焉

說新雨

雨不戾止距冬迄春下土噏、怨歸青昊天視能審
哀民之甚民號上訴憂穀不稔天初不言民益凜々
歲四月中旱炎熾々飛土奪日游氛盪空或車或徒
心務不同為害痛者不惟在農居無幾何天乃憑怒
察民無恩下洗其訴陰祗告露陽曜當揩騰龍汨浪
其寢初吾排六合而上飛例百川而下注懸流浩々
雲怪相刺迅雷竊發々柱電交戛声轡軸々懼日
月恵於魯而巫在上焚澑於河而夸父不歷雨始末
作大人貶食乃雨既垂謂君何力君亥事帝一振之
德雨既油々兆民不識大田芸々溉渠脉分閭中之
人負鍤成雲伊農趨時如項伐秦天澤汪濊与人不
仁穆々天子綴旒高視旱天方霽王國如倚南山峩
峩橫碧千里八元挺丘相与而議者湯之旱堯之水
一則九年一則七祀力何不戮禱何不至浮天赤地
罔不畏死今純陽微升膏澤洪被於我后於德與堯

湯百倍斷可知矣時有不肖泣玉於象魏之下而竊聞之敢不誌爾

友難

友之難兮久矣且苟合兮為耻昔人病於無友嗟友不可已矣絕壑萬丈鏗、龍吟立雲邊興六合為陰碧山嵌空虎嘯其中百獸悍慄歛鳥良風夫物以類感何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契不袂可久之契先古稱制言求於斯不可易之一氣陶甄曰人是先足距地

首現天大朴樞類六情入鳥一爭一奪喪其自然積有億年人增險艱使我行無所之居無所安末流濶滅漬我素源無清流弃况逐浮詐色自伐傷心相求睢盱竭歛未競成讐一日銷落速於凜秋朝榮無遺俗態宣留獨見神岳寒柏千尋無儔直天而生高干斗牛下睨群植匪堪与佞性何者為交窮遠不偷樂亦同樂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卒由破產作患不相為酬如斯之謂也昔夷吾九合之策知者不孤巨卿

千里之哭令人則無石文解傳於齊相智鑒真慙於
賈夫賈天信微其可及乎知我則有何微之拘古人
奉文都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慨然隱惻就奪激昂
自堅及夫據兵而坐勢不相果白忍可追志心乃携
憑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交友之難兮以制苟合念
深咆哮子常戒之不妄語交矧今之人兮寧蒙枉歟
是故獨處兮而悲蠅蜎若歿者可振予願言与鄰驂
吾祖之駕捧仲尼之輪義者友其義仁者師其仁其
不善欵何滯於斯憂幸

東還賦

我思西來兮猶前日之未賒歲迴復兮倏歷五稔如
一息欵咄嗟我道甚真兮志甚迂若步景之無所涉
川之無涯今雖非爭乘車而輶除道亦庶乎執笏而
還家我之家兮逼江渭而臨海澨其地則古有吳王
之夫差十代之風兮但傳乎稽古數朝之完兮不樹
乎柔麻親之慈兮兄之友與予之弟悌常盥衣而乖

食吾安得以夫役此還之為華乃命僕以詰朝而
必上道問何有則曰始來之寶力經筭其外則毫末
而無加於是乃出國門而東駕乃賦其言曰東還兮
直書吾意而罔差風蒼茫兮候入八月灞上之日西
南斜城中之人或持酒肉以送我覩夫車馳馬顛兮
無非別者之為邪謬是酒不飲兮因不御咸回兮
一泣而歛苟天下之人兮離合之若此矧吾高堂為
念之謂何乃三肅而而行順彼長道忘自東南之相

遐

苦雨賦

帝何為乎何謫歲何為乎何祥水何為乎競大陰何
為乎乘陽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今
則反矣所為合德者变化合其序所為合明者進退
合其常今則反矣夫居德行乎下天德行乎上行乎
上者下合行乎下者上讓今世則反矣謂之合德則
非應謂之合明則迷嚮宣大人之德有時而不合天

地之德有時而用妄堯之代九州淪胥湯之代天下
莫如彼二后者帝矣王矣其所有不合者乎蓋所以
天道遠人道迩不可以知約不可以知窮已乎客曰
非也夫堯之德合天以仁而天合亦以仁夫湯之德
合天以時而天合亦以時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湯曰伊尹相湯伐桀非自堯所以為帝湯所以為王
其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矣子誣聖人若不
取矣由是堯之水堯民不悲湯之旱湯民不飢故誌
曰聖人在上電不為災其是之謂乎子何陋矣曰噫
吾聞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人君之知也又聞一夫
不獲其所則曰時予之辜人君之仁也今淫雨弥月
莫覩天符雨陰氣也陰疑於陽必戰其水乎其兵乎
下民有不獲者乎予豈若商之患利農之憂苗而已
乎誠有己念也夫堯之水而人不悲者禹舜稷契之
在朝也夫之湯之旱而民不飢者伊尹仲虺之為臣
也是雖八年之水賢乎三季七年之旱賢乎二世所

謂有德者災非其責無德者吾見其無災而為害也
故神降于萃號之災哉熒惑守心宋之祥也二國者
厥猶然也堯湯之德孰曰不動天地乎

授衣賦

窮秋之月寒露既降陽精既衰陰氣初壯川流清迥
天宇寥曠觸物易悲幽懷誰狀於是玄鳥已逝白駒
迅奔枯木盡落愁雲正昏於是輕裘公子長纓王孫
隕如雨之涕驚雞憂之冤絕珠筵之盛夏想冰紝之
微溫匪一腋之克成償千金而靡論則有征人之戍
游客遠道蕭條萬里葉下如掃展轉百年志何能保
織締未襪華髮先老責頽光之不駐嘆涼吹之云早
繫帛書於勁翮秣戰馬於征草蘭闈少婦瑤琴徐繫
散涼風於幽幙流皓月於遙夕生不工於机杼意頗
妙於刀尺忘其圍帶忖以疇昔青泥密紅牋淚滴簾
因夢寐遂達行役則有如賢非賢烈心恨然茹菜郊
墟被褐不全方覩飛礲振野游氛翳天海上斷鴈林

間獨蟬使我躡躅不進捫心自憐忽偶翰林大夫楊
眉奮鬚叱僕問曰幾年業儒衣不完縷體無肌膚豈
不為連蹇雌伏遑廻守株今欲邀之以同袍策之以
並驅審將焉如僕謂曰道之未行節曷可渝請俟天
命汝無我虞

李元賓文集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元賓文集卷第三

與處州李使君書

觀在朝無近屬當路無至親藉父兄之餘慶篤信義
以立志雲雨未泰其節称固才命非厚歟彊不能哀
鳴吳坂之側翹思魏闕之下自絕絃知音遂稀今之
王公巨大宋其門肅其衛見貴要子卑則前席見貧
約等輩則不容曳裾何嘗覺非相效為善且士有才
與藝而不北入洛西入秦終弃之矣觀嘗言向同道

勉而速行昨日遂有白衣少年掉臂而往連牆數子
祖離於吳閭門外忽見巨舫齊軸危旌卷旒橫於古
河周以翠幕因詢路人曰虔州使君移病届此曾歷
京尹鄉耶大夫觀曩固聞矣乃屏息而走退還陋居
寫誠於紙持以上謁伏惟十叔使君覽之十叔典縉
雲之日美聲溢海內嘉話滿人口開閣延士如水赴
銓財無積賓至如歸時觀寓於浙右即欲馳造反
覆而念薄言介懷何者十叔之門芝蘭競茂後寢味
恐不蒙植是一也又以十叔之客諛媚而進觀為性
愚訏慮有詭勝之禍是二也又慮十叔所重以植勢
所受以論囑脫若輒軒祈益得損是三也又畏十叔
重扉羅戟而不獲俯仰取人以貌而不遭遇是四
也故躊躇而止却入圭竇尋聞表以辭疾詔以養閑
觀慙失其計慷慨內責初謂驚足既劣龍步難追若
何跋路之偶宵漢觸目深慕榮及於弱植渥流於本
根則照乘之末輝九重之浸潤十叔岩廊英幹府藏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珍器孤秀不雜增瀾無涯常披腹心不隱胸臆道之
偶之人咸附之觀名雖未彰日捧慰願被洒掃不知
曷如閱見天下弊事尤要剛革以十叔令望方宜擅
之豈可逡巡也世間嗤彼曠職不知是行也將何所
之詣朝廷乎游山水乎朝廷正納諫山水不足樂十
叔早觀皇上無茲淹帶執政渴賢不交勤父觀父負
百丈氣表五車筆鋒而困於艱窶不克奮發坐被愁
役動為病侵勞生未安壯歲能幾每藿食不飽窮居
若醒不知蒼々大可階而問十叔異日得用鴻恩庇
之裴然成章以代木訥庶降憐惠許無戇惶觀再拜

貼睦州糾曹王仲連書

國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觀羈旅之人也運會未合汲汲不暇無由謁王公今
望瞻仰已久公之政理自以何如枉直之間孰可苟
且觀非在位敢有所論至是非仰由執事願傾耳
目非君而誰錄朝廷憲章懸之柱史一郡綱自非君
而誰錄事參軍者所以兼弱攻昧奉上肅下衆司之

重器外劇之利權端量得失操舉凝滯使閭閻息其
訟封略描其美一曹一局淒然涼風無小無大煦若
春景事均勞逸人減怨讐則齧肥乘駿不有覩揣作
誠此作者之展用也孰可俯同散吏屈比庸材上官
之政不能佐下察之事不能達令顧言者吞舌欲視
者俛眉立貽伊戚坐受流議竊所惡之且公之明幹
少與為忤威亦震矣要且竒迹尚隱芳聲未聞不度
踈頑遙托机牘萬一相綰終無恨焉前此邑貳未利
見多年遠客非累削官公豈不悉微祿未畢沉疴殆
絕公豈不知此生真木人石心得及今日測聞州將
撫之甚厚言與津致事猶陵且觀與朱生胡越之間
耳但念同類非私用字猶祁奚為言未傳代訟以彼
方此今猶昔也且朱生有三寸之喙近百中之乎文
必盡節義能捐軀才各之人多與為友嘗見此身見
說區々慕公々之尽書編次盈握動息寤寐著之衿
懷仍謂觀曰王公奇士豈不憐哉因覽公翰墨測公

淺深公眷朱宣不親密未審執事竟將如何嗚呼嗟
嘻此生抱屈心破積憂頭白泣盡垂血慟餘失声意
不可盡之於文言不可窮之於筆如觀之拙何能具
陳且公位當其要刃有餘地不察舉寃塞周贍困窮
使移理就人植德歸已此亦公之所職誰曰不然嗟
乎忍遣一人龍鍾無護落刭死而素食之輩怡怡自
安觀輒為拊髀長嘆且於生漸弊願公早圖之觀兼有
有拙利害納公可否朱生漸弊願公早圖之觀兼有
再拜

與吏部奚員外書

觀天授之器而不受之辯是以每釋於前若不能言
及還旅居嘗懷所慢亦欲點已懼未之知故中其患
淺望加省覽觀之心与天下之人心異其所務亦異
觀小子方讀書學古受嚴師心訓屬文勵志立可久

之譽年二十六七之側始合遊人間求隨武子郭林
宗之儔以為行媒豈畏鳴不驚人舉不戾天者乎今
天下人則不然哉學正霄受或文得泛濫有崔盧
之姓親戚有酒肉之費結往還依倚而得之罷便
已是與人之異也又言所務亦異者如觀之務非為
己也有親而貧肯養不充僑蒙江介無素基業所以
冀願速遂薄名寸祿以給晨夕之膳也而今之人所
慕未必為貧若孝行但欲身上有片光耳是所務亦
異也十文試凝意察之其事豈不然也觀之舅與十
文日與相善古人之分也始命觀曰吾有故入某光
大威重人之傑者必能倜儻成爾况尔我之生觀虔
拜舅之言比伏下風知非不深也禮非不厚也倜儻
之分未知有得不以觀形甚云麼大不穎脫忍言之
為有累耳近者竊審高意愈見其志也何者十文賞
嘗人文與觀之文同所賞嘗人之情與觀之情同而
觀獨務刻鶴之末希有因驥之力亦何異弋者守空

置路喜遺契哉噫吁哉是命也歟時也歟文也歟如
三者必有一未泰不尔豈知者不言者不知乎今
甚痛者莫若羈旅曷有帝城之下薪如桂米如瓊僕
人不長三四尺僦瘦驢以求食有時不食人畜問曰
曛黑未還則令憂駭一日不為則便失食第五回
臺中靈輶翳桑下不甚觀寄國子監時又聞舉子其
艱苦憔悴者雖有鏗軻其才不知齧肥躍駿足黨與
者雖無所長得之必駁觀是以益憂之加復入此月
夏艸盡綠朔風之情起白華之戀切無衣之累嘆偏
在遙夕倚廬之永念頻入愁夢乃既明發氣淚嗚咽
——得不暢然視之而思高觀於營々之子夫營々
之子

間將何望焉昨者有放歌
行一篇擬動李公微累金之恩不知宰相貴盛出
處有節掃門之事不可復跡俛仰吟惋未知見由邂
逅不動亦虛弃也今去舉已促甚自激發其有未知
己者大可畏也俾未知之未聞非一文誰哉鳥飛九

萬一日未易科耳觀長跪聽命

與右司趙員外書

羊舌大夫謂鬷明曰子不言吾幾夫子矣仲尼又云
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行不知士不得不言；不得不
文然言之不失行之能遠在員外也在不佞至於心
與時事固不可不奉達員外亦當一詳息無脫略
也觀東人之後十歲讀書十六能文不止能文亦有
心及茲弱冠頗覽古今輒不自量謂以可取天下

之名遂以太歲三月賓來咸陽一之日舍逆旅主人
仰見帝居獲闕入文領身彷佯若遊塵正于五岳之
高二之日持無似之文于有名之者數公望其利目
以鑒真作致身之推輪客去門掩然以寂寥無言三
之日飛廉始春：官解褐試士衿司存觀亦捧手蹀
足而渥其不群於伍四之日灼有明文司我采不渝
尔則懷珉既如是矣則有故舊者置酒一鑑而歡飲
之以得失相安然常人有情亦不免悵焉由是天球

減價而喪色鎌鋤不寶而奪銳減價者却委以犢中
不寶者未倚於天外反聞員外好人有奇者故緘二
物以代謁斯二物者非好竒君子則不足以爲託然
猶憲其未甚悅故復重述且今之人學文一变訛俗
始於宋員外而下及嚴祕書皇甫捨遺世人以為
絅呀呷盛稱可嘆乎然世人之庸而擬請於數公其
猶人與牛馬也以觀視數公則皆師延之餘音況能
愛世人之蠅蚊乎夫能以之文言於世人得非會群
聾而鼓五音曷知其由來哉方今座主五百年之間
出者觀三千里之賤士耳座主有至公而觀無聞焉
非觀獨耻之而員外耻之何者使誠無可聞而至有
聞欲速之過也使有可聞蔽賢之過也員外必澄神
洗心而鏡其是非無儻欲速與蔽賢二者之理謹留
短書於宅并詩三十首尋希高風以聆員外之玉音
觀幸甚

與膳部陳員外書

李集卷三

九

文之誰言也久矣是使為文者紛綸無人察其否臧
烏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遂令怨咨之音作苟且之道
閉荆璆無價賦琰有輝仰惟執事坐而相之得不然
乎當今朝廷洪雅尚文以文化人四方翕然聽命於
有司有司於是乃以祠賦瑣能而軌度之声稱叢聞
而塞擷之謬矣哉夫在茲乎原天先作之立軌度者
懼常才之不及也非罪其過也仰亦有良村茂器或
所不遠也博声稱者有司之之公也亦至私也且声
稱之始十九黨与已乃惑之識不自勝襲私載公是
至私也設有一人乘語未終而難觀曰軌度以考其
能違之者子何病声稱所以尋其实也無之者子何
病則曰俞哉非願去軌度塞聲稱二者誠仕進之閭
也蓋欲有司之留視於軌度之外者綏德於聲稱之
清者勿以人之好惡奪已之精理也何者慮良治之
巧無消冰之術鎊鋤之銳無補履之用而因投弃為
代所笑耳是說也得不近之哉实所未言於人常用

叩之執事耳觀長於江湖之鄉學於仁義之書微有
志義仍近直方不苟与人亟於自求從學兩年屑々

焉人未之聞名未之成進取無嘉謨環向多窮愁視
形如陋視文如愚憤之用勞罔之攸安欲如之何枕
事文章之儲文詞之師扶微削訛可以厚名殫鑒靜
哀可以辨文觀也於焉據奉如歸言莫卒微不知悚
兢觀再拜

上陸相公書

觀小人也伏思不肖之身出自大賢門下其為幸也
不敢忘也今者東還拜親即不得以起居執事者將
何以申大賢小人邈矣之間乃致其悽々悲々之身
心也於是乃屏窮處之中集常念之言修辭謁之書
其一所以發揚狂愚昭宣緝熙其三所以遇知託分
原始要終胡敢空言濫說以讀左右或傳曰言身之
文也在乎身非言不見也言為善召應蔑有遠近也
伏惟內之觀於相國門人也相國於觀師道也門人

得請於師道師道得詞於門人古之典也是仲尼門
入七十子之徒皎々如也申々如也觀誠至愚不能
庸敏然頗常思古今治亂邪家大體生民之難君臣
之際以為意也豈徒焦氣力勞形神潤飾言詞以自
賢且相國昔以章句知之耳今固亦章句待之耳繇
是越石父不言齊相易繇如命韓信不言勝公曷繇
于之哉伏惟念之也伏惟內之也觀幼養于親長敬
于家非良朋善友寢明寔昌之道也然天之興識蓋
參文翰先生之書其見有圖功植節周旋忠毅信
死生患難之門或翹翔倜儻鴻名烈行不
心願之其餘深言微文則萬未知一家貧無以自成
性不樂他能灼如也不得已乃拜親而來無一金
之資五尺之童莫与合者飄無慶所鬱乎而懷浩乎
而思是亦多為風聞所訛不聞雷同所稱時之來也
而獲遇相公之權衡文場博哉其度堅哉其口不以
譽就不以毀搖既事之時亦盡一時之良矣而觀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推擇起離曖昧居置昭晰翕乎下流以干時而思
也無異起白骨出黃泉之患不純大也此所以言其
幸也不敢忘也及其罷也即思歸還供養庭闈俛仰
淹留復以逾時乃應選科不自計量幸去衣褐為吏
于公益用感遇之無窮也而貴益重賤益輕故無易
由言也莫閒說也此者數与其得造左右而溫顏而
愉匪久論議意者以其駕庸不足言也是日以念之
月以思之時以疑之不自己也當其進時既不以言
而以言者所謂千議也當其退時既不以問而以問
者所以犯貴也不懼二者之為尤上無一言之可談
如此則下之恩慮塞以上之聞見褊矣觀於左右悠
矣古有詢于薦蕘有不耻下問徑垂厥文不亦懿乎
今者將有所陳幾贊謀猷先陳為容儻蒙降鑒觀惶
怖幸甚幸甚覩聞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机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
本是故能若天之時廸地之利輯人之和以平天下

以育群生以袒祀天地宗廟之神夫言通天下之志者印生民庶物哀樂零茂無非知也夫言成天下之務者功作云為開利除害無非務也夫言不疾而速者君之號令也夫言不行而至者君之德澤也苟德澤加_信號令也利用而害除民悅而物遂則天下有几欲至矣安得不曰神乎不曰凡乎不曰深乎然若是曷由臻也誠在理運遭明主明王遭賢臣上舉善人而官之乃能今相國既輔眷主持政廟堂當仁天下之樞轄賢人作者之器用也非守常人之所宜坐也故不可序進而久亦也董仲舒雖未久不害為輔佐繇是相國立身已來不二十年踐乎諸生興乎三公鼓動天地鉤深含靈茂實歲壯榮声洋溢蒸民之詩曰大臨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以甫一人曰命仲山甫之倚欹觀謂相國之謂與相國何以承之哉功惟三年于茲天下亦莫大不治民亦無大不妨陰陽亦無大不和而議能竊不能云曾不討其本

而思其中斯皆好言鄙夫且人居內設公卿士大夫
理內也外建方岳侯伯理外也內之官各得其理今
議者則不然觀職之卑則曰宰相聞一郡之災則曰

宰相聽一民之咨則曰宰相苟如此而求_仲危巫咸不

能無過也然議非不可不察也天下之人理難求也

執事但求人之要而不求天下之理則非也夫天下
之人不可尽勝執事者耳目之至也當在用人而理
也用人而亂也故昔漢用張敞召韓信文翁則理也

用東廣則亂也然則有刺史案其治亂隨而陟降
三代已還有考績之典今則闕然無取州都者或連
歲而來逾紀而夫惡不加勸害民者滋深利民者不
立和氣為仁滲氣為災人傷憂苦則和氣不興滲氣
升至虧損陰陽結積水旱牧守非人之故所生也一
人不修一境罹災十分不修十境罹災修者寡不修
者衆則滲氣多和氣寡凡天下几十境而不傳邪近
者天下往々水災是其倣也今或不能率復三代与

漢舊典何不選舉公良分郡案察邦伯牧長貴其親
臨及其風俗以勸以懲又漢朝每策舉髦俊賢良之
士吏事咸通儒書問以治亂求以災祥處之民上試
之臧否國家曠之殆殊急賢吁黔首之上必有欺吏
白屋之間必有純人不用務矣以成天下之人必共
而安天下之務必共而成之仕有作職是謂不卽忌
而不求是為害賢宰相職也丘明端二昨者盧賈二
公同升台弔天下調賢相方薦賢英不欣々偉乎稷

契暨乎十臣且出自門下永懷謹誼惶怖幸甚了
竊惟前後相府多相繼踵咸遺要道罔思經綸前化
蕭何後法曹參何多悞也天下之政只緣其乎又漢
有何武薛宣為相時訊其煩碎無天體不稱賢公文
申屠嘉傳曰嘉死後皆以列侯繼踵歟廉謹為丞
相備員而不能明發功名宣帝時上日親萬机考覈
名實而魏邴之徒總衆職以稱上心陳平對高祖曰
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

姓使公卿大夫各任其職前史載之必謂是相國常
所意邪視今入君循理有類漢宣而相國亦宜舉魏
邴之長班固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魏邴
有声是時點陟有序公卿稱位禮讓樂行觀樂覽漢
宣之代二賢之制故以言於執者竊惟朝廷用大人
若木尽之艱虞已來百司不綱事或流末官備職虛
多不厲已有能倍於官有用寡於職有鹹見於餘有
久不得遷夫用不及職則職廢官減於能則能怨亟
除長驟競久不遷者傷偏頗則陳侯使卿大夫各任
其職或不然也或聞天后故事百官去位轉相攀
稽代人用莫有苟知逮開元際多有賢良皆曩之遺
舉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庶可法也可期理安或
有謂相國曰時之無人也此甚不可聽也誠用之未
當令驥捕罿則何由得也以劍補履則無由尅也責
燕雀以六翮之用則何由致也川之常用物且靡遺
况天下之士行道甚难也逢時不易也行道甚难也

而相國

而天下士之不以此時遇相國不以此時得天下之士則千秋不可復期嘉會不可再來盛德不可久將故昔人曰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明其士無時而時達也猶馬無時無千里者也甚可思也伏惟勿。

之也雖之大略社官人其次偃兵語曰天下安注意於相今四海八方注意於相國之時故不敢以兵問大人君子也小生伏辭無加拜跪今則無端陳利說害相國之明曷不至也天下之能曷不畢也公為狂謂也感憲于門出淨屏營觀惶越再拜

上賈僕射書

觀江東一布衣耳客遊長安五年以文藝求容而無時達之操籍甚之名固不當以干王侯大人言天下之事也然竊聞閣下光大含弘博采兼覽隱然凋乎焯鑠金古言仁義則天下莫不宗之道權謀則天下莫不先之若禮智忠信易簡之德天下莫不稱

烏誠哉閣下生人之傑者也若閣下憂國忘家安人
君弘道遺物与时不爭則天下一人而已誠哉閣下
戴名負盛德者也然閣下于藩之事則既聞矣未朝
之事則如何哉陳何利宜以補天下進何計謀以光
朝廷閣下此來其有意乎不然何人望之不淺也今
天下不為不安矣朝廷不為不盛矣君臣不為不和
矣運命不為不樂矣是知將諫者難以說將計者難
以詞自非方伯元侯及三公純仁碩德之臣從容對

歟終朝移時則何能發其深慮矧其長圖於人君哉
今天下所務所勞所費者在邊在兵在食也為憂為
患也弗可費慮思之於危則無所及已如謀始固終
斯為時也且夫守邊要在乎兵所養兵要在乎財所
以生財要在乎民所以養民要在乎政然則政為民之
命民為財之資財；為兵之府兵為邊之守其相籍
如此之大也其可忽邪閣下之至以来常与人君
語及此乎不可不思也何者以閣下方鎮大臣八觀

于王上下勤望思有所助也今則罔聞即以已乎伏
惟閣下慮之且今軍食重務安危至道君臣計謀天
下惟命惟居大官享大祿之臣所得共之也閣下豈
不謀哉夫貧賤固陋之士尚日夜齊咨思有所計則
閣下去就豈容易哉今氏寧東方屬在閣下朝達去
就則已明矣伏惟閣下必有所計而後已也孰敢不
幸甚觀方欲進謁旌麾申露心欵厥路無由日懼未
寧輒先以短書籍以為便若有可能庶垂引遇企踵

窮居伏族還命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弘禮書

觀冕違盛德曠阻拜跪自始及今三改其時方寸之
心戴慕何窮但以久寓之身無所取資故或丐于些
或游于南狄夏逍遙途板還束不增舊文不加新將
往來見愧無所容終乃因循懼日至踈執事方擅名
於時出入兩宮上悅對問外內公卿無疑議無間言
斯乃前漢賈誼上褒之徒弗及也豈復能思觀之在

天下竊之哉然觀常以未成名前高見揄揚遠迩之人以觀為執事門生然作公門生當人此言豈曰易乎豈曰蕩乎誠敢望邪然每思念士有勝已者而上薦之執事以特知德之深也常用為心今有孟郊者有崔弘禮者俱在舉場靜而無徒各以累舉可嗟甚烏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頤兩謝崔之文鴻健宏深度中文質言之地時必得老成言之今日粲然出倫執事尊之輩流於觀日深矣故得

言今輒以二子之文布之下風執事豈以為黨乎蓋良匠之明有所無由而見者二子之美有所無從而求者益以慕舉尔所知遺其反之言慕之多以至不量力也其孟子之文奇其行貞其崔子為文如遭所陳為行則磊落不常俱非苟取是之人也持惟哲匠執而匠之引而途之未若觀之愚也嘗示慶分維摩語贊初若不安應命乃達方今勵精上或可觀

李元賓文集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元賓文集卷第四

安邊書工宰相

維初乾之精神之靈播五行為五常而中華之人得
離四氣為四方蠻夷胡貉淳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
宅中四氣備而為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物之智
矣黃帝成之心者乎故聖人乘五行而允釐作九圍
而外之二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記薄
伐之師治繇鴻鬯^麻之風未甚流冲漠之澤未甚醻

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
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為心秦人固知天命連兵誓之
至於逆三聖培生人元；蜩螗魁傑駿奔始圖備胡
之術卒履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業
之殷負材之雄隘函夏鮮黎庶將乳窮荒而寓不鄰
揚威四臨寔發黨流歷載五六而功患相傳訾訛慮
彈兵老疊仍于時乃交和親之間還奔命之勤然已
天下懸磬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軺榷酤六畜之租
興危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是乎矧乃乘秋
之虜常存託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噫維
皇唐操璿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
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
戎跳梁猾我右陲儒之策曰和親武之議曰宿兵和
親則易携宿兵則厚云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
方八安憲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羸可郭太宗玄宗
之時也厥後內寇數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士利故

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豈負鼎虧折衝之資椎轂無
彊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吟且周曰獫狁秦
曰胡漢曰匈奴然寔非貳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
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徼羌
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遠之觀今不能制也知
矣斥之則可且^{一作}橫戎所嚮不廣千里扼盜之衝不
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使責制自得專權自辱從
夫兵有專制則力將無分權則成功若是則陰山可
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而不安焉今聖人朝在
明堂晚出法宮左右進僂退爲得知安邊之事哉雖
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爲懷遑復思崇久之原卦且
國家日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臣然如懼不周而
忿生然寒卒飢徒終日有之愚竊恐戎無却革矣邊
無安期矣財無尽朝矣何者今國家一乖控戎累所
暴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
後先寇之來則弃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

此所謂戎無却年矣夫戰陣多則將勢離攻守多則
將不支以其勝不得尽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聞有
築城於虜蹊遷民於虜濱城遠罷而寇竄民未居而
囚拘穹弓者却行蒙甲者退趨此所為邊無安期矣
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
得下征蒼々之產將軍得外娛悠々之師此所謂財
有定期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尚卒欲戎之可却也不
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取以近言之則開元朝款
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
因其兵敢以方言之則漢鼃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
盡也不願衣食共結山東願開邊田敢以古言之則
趙光國之奏是也則兵不得虞無功虜不得候相膠
國不得彊不民胡不得用周漢之策範子孫之謀哉
竊觀与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家思往年之積垂
不臣之姻然聞蒸報且數貪牴無悛厥而主上年必
遣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尋鄭人

代胡之謳難一作採賈生五餌之言邪愚竊以為無知
之俗不可以歲辱天命天子之臣使一作不可以日臨
宇序是手足倒懸夷夏相伴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
穆穆然而觀諸庶愚敢以弃同即異而言且定西之
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縻之文不曠國家曠
兵於茲浮金金一作命於斯者冒岩廊之亟宸旒之雲而肩
屑狂夫亮違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倫俾
委輶輪輸質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觀再拜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新定劉法師大漢之遐裔也老氏間氣性識冲厚體
貌魁岸弱齡味道雄節邁古淮海勝景無不歷內
蘊太素天机不淺積學所運也可與董奉抵掌葛洪
拍肩先生以至德三載束身制度配住茲觀歸然端
居烟霞排空松桂滿目抗出塵之想秉超世之操無
何大曆之初綠林狂寇作禍斯邑居人萬戶冰裂瓦
解曝骸骨於郊野注膏血於丘壑桃源化為戰地羽

客倏以蓬轉先生乃披覽裳丹記將遠南岳途經鄱
陽先相國第五琦時左遷鄱陽守其人廊廟之柱石
帝王之股肱波澄萬頃聳立千山先生以是植杖以
請謁一見而歛衽再見而倒屣忘言相契率意遇合
于時先生跡播南楚声動人群故江西連能略嗣恭
其人寥廓之勁翮銘鋼之利器忠信亞前史文武表
前代雖受年不永可与三傑並鶩復雅重黃白尊崇
靈無始聞先生望風委質先許以簡禮後聘以車輦
服門人之禮約方外之友如是未幾路公歸朝先生
汎若不繫亦厭凡境大曆十三年旋此舊跡未盈數
歲陵谷殊狀親戚耆宿淪喪略盡所上堂宇荆棘生
鳥間其儀像埃塵磨滅寒檠墜於灌木山鬼聚於業
薄先生頓足而一顧攬涕而興歎惜馳鶩於過隙念
往事於餘烬乃假初問丁壯戮力芟翦枚纂額址掃
除崩榛搢長廡以櫈添飾危殿以額素激引玄音招
携道流先生乃於其觀西南獨立高堂智者與議良

上操斤馮山建基鑿石開戶壘碗確以植靈艸撥崢
嶸以對脩竹苔駭行徑風吟步雲岩生夏雲林散秋
色先生方據梧清嘯蒼留客且我所貴者隱者
道以隱而含耀隱以道而無悶玩是幽處得非仙
府不必瀛洲方丈乃為絕境先生自然以得真於直
以養生蕭洒無事机恬淡無戚容高談能離堅放竟
能了空噫嘻老莊之微言先生決之如扣鍾人間榮
位与多財先生視之如浮雲是以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屈或所与過者其惟縱古之士遁俗之人在乎
昔玄宗之有天下得道之統重五十載億庶輕睦四
夷亦寧自後多故皇帝旰食一教稍弭兵府競趨深
慮是法不可振茲二教者三界之根柢群生之所露
使正夫取舍亦有損益用之於上其可廢乎竊悲大
塊勞我以声色要我以名利未果握先生之手登先
生之堂然不死之術願與共冇臨壁抽思以旌善人

某年月日記

與房武支使書

支使職佐方而公才絕倫其分所部來督屬郡必以
舊二千石將去新服肱守未至而應慮編黎失業欺
更得伺便是以中司據案較食賈支使餘勇俾威之
德之支使下車人之以安奸心欲萌者若烈風卷危
葉憚獨無告者譬枯轍沃膏而闔境不擾殆將晏如
問公之秩則屈於馮郎觀公之政則優於杜母然嘗
翼一舉誰能料其高下哉觀靜居養晦束髮初冠累
受器薦不隨計偕直以無親於叔右寡譽於鄉曲陸
行闕後御長邁匱資用每西顧而笑知難入身徘徊
歛固自酸念嘗聞古聖欲濟物欲達先達人卞和冉
則足而不太欲齊物也禽息一碎首而不屑思達人
也側見昨者此州舉人陳昌言朱公薦戴察並以才
獲送而不果往或以親老而惜養或以家貧而莫進
相會而議不知所安群吟動風聚泣成沿况秋節轉
屬羈心益雄恨天下大夫不可投刺碌々之類雖投

奚為惟公秉干將之利挺荆楚之秀方釣名之日亢
得路之地覘輒欲逐君子之美張小人之謀其陳昌
言等人執事誠肯徹重味於膳夫抽月俸於公府实
數子之囊備二京之糧則公之德声日播千里魯衛
之客爭趨其門亦可謂委能於聖朝宣止殺身而已
矣言用与不用公其度之不然則言之於有司取我
王稅量其豐者贍其所湏布足明非常人有非常事
將自於連帥固亦惟命相時而制文而惟命昔漢武

帝詔郡國貢士縣次給食此明天子也仲灌夫好礼
敬賤士推拔下輩此賢大夫也公能收納任懇則善
不可加問之數子乃釋鹽車之患也公若輕財惜施
輕士不恤使覘之言如水投石則行垂淨唯々而退
言公輕財惜施者若公府之積粟腐貫朽曾不賑穷
貸之而多為曲贖小吏徇私荐蠹鮮不十百豈不輕
財惜施歟又言輕士不恤者則陳朱戴者銳力詞朝
腹歎翅折不能達鵬而執事高視蔑有赦心豈非輕

士不恤欵且公波瀾在裏深淺未卜先設以与奪願
筌否臧嗟夫當春正值柘李卒歲然後驗松栢公留
意而圖之覩攝枉而長跪

上杭州房使君書

觀白永之王臣也育於天人間二十年矣瞻薄不敢
以于大人頭方不足以扇知已以此而食誠愧之
哉而聞使君德宏列郡名截區乎翕歸人望轡轉動朝
輶灌注我玄造昭蘇我蒼生实宜居中作舟臣上調
愚手乘之任未周其用君子之議以為屈鳥覩稟疎
狷之性執廊大之志而不能与群俗爭狎獨尾尔憔
悴固事亦無可談然渠所論不過物之貴賤利之豐
省相斥工拙相旌是非乃令慷慨之人有霸王之略
而不得語反見疵瑕再常以天下如使君者未之如
觀者不少聊且收淨於衽束臂置朐庶哉於鷗鷺不
遺歌龍蛇也使君令問熙洽穆如清風家鍾其祚天
契之秩人莫得而涯之窮窺使君善美双著其善也

在乎制事中度立政有要吏不慢局獄無撓刑斬前
守之苛弊若審夫之本艸能於是民誦之曰雖有飢
饉必偶豐年大盜既去我公來臻斯使君之善也其
美也在乎惟量汪洋神机貢明蓄山之靈洞人之情
鑒有所臨細無遁形丽藻之振其音铿々斯使君之
美也使君頃在幕府及繞苗後事禦卒競功疲民憲
和敏見洽聞高謝朋伍不然者何得奮於戎佐而一
舉趾跨上二千石欵吁海內同軌四方萬餘里出使
君之境誰獲小康非使君之民罕霑大賚郊邑騷屑
人胡疇依豈不為歲時荐之以水旱官長墜之於塗
炭觀甚不佞猶知痛之雄飛丈夫豈止太息傳云自
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患今主上非不聖但輔相有闕
也以覘庸意儻挺使君於廊廟則中人以上不為非
中人以下遠惡矣今特遣處民之上利身而不利國
臣朝之右諛媚不直緣邊之寇蜂起為蠻賊覲誠守
貧窶無卜式裨國之利身復多病無終軍繫虜之方

但怒發撫髀氣如騰雲苟未獲謀何命之劇終固當
曳屨諫天子借劍趨相門尽飬民治國之計逐倚汰
尸祚之吏使衛青重揖客孔丘畏後生使君展轉覽
此書覘非寓言也覘將適于越途經貴州無何遇疾
不獲俯謁迫以月尽于紀道賒具程衣食素單糗糧
條罄惟有塵鏡委匣韋編在囊滄洲目前風水相駁
默々長顧使堪酸心艱勤於下邑悽断於易水使君
知否知太念茲在茲蒼黃寫言競懼待命有觸忌諱
願開含弘月日觀耳拜

与睦州獨孤使君書論利見

觀潔身復古立行師古臨事不惑見危必進秉此數
節時人罕知伏惟良寶匿瑕明鑑含垢暫留頃刻少
納芻蕘遂厥愚懇死而無悔竊見前此邑丞朱利見
一室窮病十年非辜形神沮弱容髮衰颯若遭憂能
傷性此人殆不全生孤禽孺子相向嗚嗟臂井壞竈
共之淒涼比齒稍與同道往目覩感之酸然常恨

莫能為計無所施力使者穀帛當能賑之此生亦人
倫落士林之楚代習禮樂宿傳衣纓乃祖乃父
亦有拾青抱紫三徵五辟者也生家亡早孤年壯方
仕所共交結亦皆名流微班不達直道未累人不良
者諒惟有心觀与此生非有半面故素一夕優狎非
有斗筲之患杯酌之好但私心助痛借口為言昔荆
軻狗燕丹之急鼎政答嚴遂之故載籍不朽以為美
談且數子者良有由緣今之所論有異於此况觀輒
以翩翩賤質曾為使君剪拂瓊薄伎復忝使君盼
昧寄家樂土日聞盛事竊見信有所未洽恩有所未
周安敢坐同碌碌不以陳述伏惟使君大其量深其
懷使儒衣之士復罄心腹幸甚々々觀早窺墳典見
古賢良居五等之位設六條之政所以察刑獄詢諍
訟褒善懲惡恤勞勸分是以名彰王府勲潤史筆豈
可備員已矣尸祿悠哉故漢文帝云与我共理者其
惟良三千石且自使君下車數歲田疇始闢桑柘初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拱人識廣耻色無逋亡當朝談其美列岳讓其最雖
文翁化蜀伯道理吳二侯既歿惡為絕倒獨有南冠
朱利見氣衝牛斗間使君嚴如雷電慈如太陽何不
脩慎終之德解懸絕之命使仲由之謗不墜長孺之
灰更燃則流芳一時重範千載且此人窮窶於原焉
汚辱於韓范恠惶矻矻學依依固窮常戴使君殊
造對孤枕流涕日有故壽昌沈尉周行之末識量非
常知事有廢興人有遠奉承使君咳唾拯此人溝壑
朱生不幸沈子云頃茲虛昧可為悲想夫處大官
者威貴能斷權尚從宜綸釣淹滯簪掃謾憲即言者
得尽意疑者獲自明使君垂形襜佩朱友丈夫之雄
也凡所措捨豈不易哉朱利見餘負亦可以為力敢
望周旋不棄特達庇之是所望也頃聞歙州長史羅
士詹亦朱利見同類當時刺史劉公獨降大惠羅士
詹不盈一稔旋踵西歸利見當時幽繫曾不側息莫
非羅生与倜儻之士會朱生受肅殺之氣偏嗟夫三

尺之童子為之恨。且宇內所注渝濫官其中有附
跡權門處陰勢路則官遣得雪祿者免收有損朋黨
之私挾貞介之操則繫銅至弊名器被誣豈不為至
主上無及惻之臣群小得鼓刀自割也觀王梗微物
竊所不幸英雄之人冒以為意曩聞孔璋薦表岱李
北海死曠古之後先王所嘉觀誠驚懼恒義高躅執
事之議欲將何如使君不疾尔臧否則未生索於枯
魚之肆矣嘗見古人持危救傾率克有益使君豈不
知此子不為食駿之士蓋喪之夫人不易知人則
哲伏惟審念之然此人年五十鬱有詞藻義必致命
性頗輕財乃俠少之流也居官直而簡与友信而敬
乃百古人之次也蕭何健筆喋利嘴環坐之先也
凡今人之惡直覲正入門自媚邪道苟容故有則錦
首章青蠅獨平觀雖輒舒紙染翰輒陳肺肝無任情
激不敢諛羈屑之士進趣益難書發之一日出紫扉東
面再拜傾耳聽音倍深競戰

与張宇侍御書

觀受性不敏言事務直侍御幕府俊選屬城具瞻不
腆之書深冀開覽觀年十有八冉忝鄉薦身未入洛
家猶寄吳心惟使氣性不偶合仗前輩奇節擗窮君
清操天下之事能傾腹心不但以董生下帷蘇子刺
服而已觀於還淳遁跡向厯數歲蓬戶却掃侍親之
側其志未果屈躬增修之稿見有被注渝濫官朱利見
前任此邑亟腐儒孤宦纔受三命無賴全史前削除
名銜裂其冠冕奪其祿利亡家既失求食無所危於
累卵急於倒懸如何聖朝有厥濫罰每一念及悲涕
文注觀比有一書上此州獨孤使君先論朱利見續
以古今事爾時獨孤公尺書見招知己相遇緩彌珠
復偕升蘭堂飽之以嘉肴醉之以芳醑特賞才調且
憐義声仍謂觀曰見足下高作奇之又奇長深覩容
敢不承命其所上獨孤公書兼錄呈上惟少披覩明
不虛耳頃者韓相國臨十數州殺人不問罪自用若

無上盡聚寃氣夜啼枉冤人、畏威莫敢訊議令尚
書領藩翰之任抱澄清之志視民如子龔上若父寄
公耳目宜竭誠伏見太陽炎赫砂砾集鏘旱魃作厲
農夫憂飢直為囚繫無辜之所致也雖砍禱桑林焚
巫尪亦將莫及不如陳決滯獄速宥疑罪則歲稔國
富不期而至覲所說是方伯政本非堅儒之談拒事
之人用收采否如理以為當言之可行請馳一介之
使問三逐之客即荷衣蕙帶以趨下風必謂狂簡

不忠願則退岩敷俟有知已翹足仰望以聽指南

代冕上蘇州韋使君

日月於法司上書即中間下尋不耽書嗜酒已至于
老東西南北無立錐之地以免餒凍者賴王公大人
相養耳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龕之惟
非敢夫色於左右僥幸於去就不圖行維時禁坐貽
伊戚惶怖無暇紓惟不安仰天推心收血債淚而言
奔鹿觸網飛蛾蹈火顛麿麋排異何以堪尋過知矣

舉家十口兒女幼弱皆小寺中僧行寄目下絕粒閣
下銅彝在此令吏推責反覆憂難詞理俱屈哀髮一
夕如絳十秋素未無業只憤飲博罔曾負累以至訊
問事過奇喘無禍不有且彝与天下何異株塊比於
閻下累蝼蟻如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鞭之長胡及
馬腹况中籌之子如何敢及早間閣下清節玉立洪
量海納軍謀在掘文藻盈秩中外騰口声歸其高彝
是用 徹誠庶彼知已不測閣下以言罪之嘗聞

不以言廢人閣下何必取威於懦夫而後行今自明
主有誹謗之木者諸侯有卿校之議且今主上何媿
於 禮閣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彝之失寬彝之責
使得 便當鉗口匍匐鈴下以收前非則伏諸忠
信越境不敢留也彝死罪

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

月日窮居布衣李圖南有腹心事上書郎中閣下圖
南聞書舒而憤蓄於人之心禍福之萌繫乎一言即

中止水之鑿不私秋毫如川注東不讓沺流圖南毅
身之誠古此誰告是用端蓍龜考言日進牘于執事
所尚拙矣不張游詞即中為三復焉圖南同學之生
戴察字彥哀年二十二蘇州人也而有蘇州之稅司
籍者日之以為僑戶異貳書劍之子而與農賈同貫
豈非當日閑明吏以至於是平其人固窮自立家業
無一老父垂白處妹字琳底之巷蓬茨蔽身弊衣糲
食丐貸取給累年征賦非諸已即日數口憂瘠溝壑
重以官迫不聊有生節中候服王膳信有如是事

中之始至也謀以息民布令曰於老疾活艱
困凡在庶物令趣其本於是卿計之而白於縣、審
之而上於郡執事視之而疾首曰周有不允乃條其
年稅差与蠲放願延頸情有所向爾時彥哀乃借人
冠履佩人劍帶時步麾下啟區心書訖其戶邪与降
殺若何執事以為不切之務棄而莫顧及再投狀、
無所設矣彥哀亦謂圖南曰我他年不言而今言者

以韋公負天下人望當有解左驍之分也豈同絳灌
之列哉不圖如羝羊觸藩進却斯咎乃高歎曰清涼
無增闢安得運畚舟歎声未已淚亦隨注侍者改色
浮雲為陰因成沉痼月有餘日老親在側竟夕不寐
一飲一食皆求諸鄰豐與束楚室若懸磬圖南昨就
相省杖而能起神堵淒點鬯興語言立未俄頃見有
衣黃之者排闥直入口稱里胥罵彦衷曰兩稅方歛
何獨不納刺史縣令公知是誰碑予肌膚代爾擔責

喟：吁怒不容少安彥衷回惶若狂計靡從所卜父
諭之曰取尔常讀之書常撫之栗質於東西家南北
家以其所質將以奉之無今來客貽我之戚彥衷唯
乃獲一縉而与之及將去也仍誠之曰後所欠者必
抵公喉唾雪而取辨于時蠶妾牧豎知為之辱况圖
南六尺之士乎圖南聞龜玉毀於櫝中守之過也而
彥衷不獲其所即中何以為理人哉彥衷乾：之子
章句精意此上儒輩無居其先每秋鄉送皆為賓首

溫良敬簡殊有可紀卽中命世之傑合天縱才明眸
燭微剛略定猜刑賞之下萬無一乖寧今一齊衷肝
腦布地不知所階悲哉圖南聞士為知己死且不忘
是用感激於左右假手於執事免彥衷之役螻蟻之
望則決之矣昔魏鋒薄言晉侯為之稱過李斯肆辨
秦帝為之客孫僑致謂范與丐為之輕弊江淹投筆
建牛為之側席斯皆咫尺之素也以相寤也今圖南
此書亦望卽中有成績也不顧卽中空寒暄也使圖
咳唾不宣圖南再拜

李元賓文集卷第五

請備太學書

草莽賤臣觀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為道也厥惟
大哉賓所以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
親；而尊誠宜歲勑崇嚴日致齊肅祇工度木不
俟乎棟崩朝命官取併乎師氏然後乃可以陳四代
之礼典無穷之風聞素王之堂削青襟之篇人懋蘆
隅俗捐爭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絲此澤教

繇此流若水之潤下澤滿植物利不浩哉今嘗覩斯
壞甚不然嗚呼在昔學有六館若類其業生有三千
盛併於古中年禍難寢用耗息洎陛下君臨宿弊尚
在執事之臣顧不為急升學之徒固敢上逮積微成
慮超歲厯紀賤臣極言求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
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篆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
繇厥司存者恐不遠修興人有棄本之議群生有將
壓之虞至於博助教鋤耕犁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

辟雍如農郊堂守頽廢磊砢屬聯終朝之兩流潦下
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寐寥攸寥貿遷而陛下
不以問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
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談燄至焚
其為不利也豈不為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
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臯衡宣皇猷实
四三六五之君子間無足以閑之然事不為加理人
不為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宴罷之勤無以申

玄机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事之人
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益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
國之術在乎養士士之方在乎隆學夫學廢則士
亡士亡則國靈靈則上下危上下危則禮義銷礼
義銷則狂可姦聖賊可凌德聖德逶迤不知其終今
觀執事臣之心必以修學為害時而他害者千之眷
士者為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
費為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為害也謗所謂溜之細
穿石便之細断鰥斯言損益有漸非聰哲靡察今乃
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樞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純風
而望海內雋傑靡然踵武于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
礼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蓋以其有庇民之德
作國之仁可仰而巍巍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
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重聖尊
之無以增荐興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愍
醇醕亂萌故同教于民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廣之

以存濟元々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
高八聖凶不而始風声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
猶易一制陛下之民猾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遺
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廟屋壞傳有

曰書不敬也臣今惧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
嗣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之兵守塞下之壘空織婦之
機悉農夫之儲豈其惡民而賤物誠為社稷之謀也
設一旦農夫死織娘病兵壘在邊粟帛不輸陛下此

時其暇勸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致天下之和矣且四方之學太學之枝葉也天子之教諸侯之本也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廢而諸侯之興夫為國者亦猶治一人之身京師人之心四方心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治體平則四支之患不治而愈今不庸神於心體而竭資於四支時變於外氣彈於中則為不起之憂矣伏惟陛下察弛張之會覲損益之因減無用之府崇

有裕之原廢闢脩而百度明庠序昌而教化行芳徑
邦於長久熙載於登闕顧夫周營靈臺魯脩泮宮於
陞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速令於職司無至於不可持
天下幸甚臣觀再舉

貽先輩孟簡書

僕聞孔宣父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矣足下德非古人何遽相淺如一及第僕
保之久矣但與足下論其先後耳僕長於江表今未

弱冠自謂來者晚遭知音比見吳中人談足下美不
容口僕外氏河南行軍司馬舊曾与足下遊揚善聲
僕每懷殊節不復常跡立名委運求交勝已是以昨
晝徒步奉尋所居將拜足下先文人之靈問足下不
威之戚如何稱慄哭泣輒安牀樽辭以有疾坐而訛
我人子喪禮豈其

愀

乃能太敬料

足下雅度必以所報之人云僕貌不瓊傑衣不鮮麗
前無高專後無蒼頭量僕為區々進次之人而默相

遣若使有一俗士煌；輕肥足下必投袂而起何疾之稱爾大丈夫當立天下何於足下之門嗟乎李生斯過矣且僕相造重足下故足下非礼見辱予以深貧交數公咱僕不已足下知無所曰幸攝夜來計咸請糲加食因至毀性雖未執惜虧前意謹封名紙以抒末分書用直叙拙而不文月日某再拜

報弟冗書

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誓心不徒還乃於京師

窮居讀書著文無闌日時是年冬復不利見小宗伯
嗚呼天難堪命難言聖人且猶盤桓我安得如料而
決志哉但堅節不棄躁机不來競；而強勉；而為
耳于時領逆旅而無聊困俟時而尚遐冀能遷之憲
緘莫知之嗟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月乘罿駒出長安
四游一二諸侯求實于囊往復十里投身甚難殊一
知西陲數州界在虜閼土塞門民獫榮戰陋儒我見
其將遺我縵胡我見其士賦我軍泣向之謀暨感

激心卒無所開祇忽一念我家如在長安或過適戍
而宿隨登陴而 東方之人老在塞下者為我言
用兵之勤及五十年每歲孟秋邊風便寒達於堅冰
武夫捲戈僵不得起 胡兵 頽敎罔于常方言會
候人舉降 而 禍戎來 夜馳歸長安空處蕭條
猶初乃開而居乃出而書上不敢偶下不敢專鄙苟
得之名謝姑息之交愚子介并直与謗違是用人不
合余不舍人身故有貞俗之議文多自我之非然

斯者畧不損明其猶荆民不舉宋王減倉之疑孟軻
及我而三奚足胥哉然特苦者旦暮之供出零之雲
也而幸有一僕賃之童純義而誠服事祇勤傭畜以
給余為隸以奉余久而不求直殆而不施勞盤資之
廉汙馬之庸不能過焉古者孔子門人皆自上賢及
甲亦求公夫孔者之道於我也則小大較然其門人
從者之操則何遠斯重哉吁我常独歎而悲客有操

曰子之穷達在時与人我曰不在人乃在人不在人
乃在斯童何者仲尼適周魯君乃與一乘車兩馬一
聖子而還其道益明則聖人經為亦用其質獨作怕
人乎今我所以能於京師保穷居讀書著文無廢日
時者乃斯童之力也非我之能也非親交骨肉之力
也成我洪名附我雲青有日矣汝知之乎汝我季也
我空言哉吾違養以來不怠歸；而無名為親之羞
因而行之穷苦日尋俛而自安穷則可也涼親之羞

歸不可也念二途日疲腐心渾元循環三歲二朝油
然而思衆恨長短居人游人相屬之憂 同時哉行
至八月天地淒涼葉下西郊我在空房晨吟咏聞
予無人疚卧不寐寒漏自長意可覆 難可縷陳書
不稀汝書亦新異日而至同慰一身豈不
墮也文貴天成疆不高也一事並良 可立汝擇

蒙焉無乃不修繫書黃耳依；有遺千萬孝悌其元

元

邠寧慶三州節度饗軍記

朗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鄙臨三州之師牧我邠荒
藩我雍疆威邁乎廣漠聲稜乎四隣戎無南侵國無
西憂師嚴民整封守宴如聖上聞之何嘗不負扆而
賓之因乃寵以形兮嘉以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
厭於是杖越總戎之臣咸望公而勸懼無能稱於維
朗寧之卒已伏誠而日獲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朗

寧足以勵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无敢弗
食之而已烏哉越春王二月河澌未流東風始湊優
柔逶迤被公軍容公彙公向奉詔觀師備胡乘靈君
命未復不自議還亟間外得專亦大有所不專也于
是軍吏之職事者進復于麾下曰舊以是月賞功息
勤患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而愉所以數
軍寔資師徒寔舊典也違之不孚公從乃練令辰豁
連城鼓於四門旆於四墉日既登塵不騰空陰閉湫

氣升軍聲歡康儲興雷領翕乎萬民贊乎氏羌空山
之未春近塞之巢芳朗寧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為行
東面向閭而布拜如蒙上之命；之然後申號而惠
周升堂而澤溥貴賈之倫列于公之宇校帥之士次
于公之堂進如風行坐如雪毛旌旗蔽日刃戟交光
公於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優同醉飽而
御酒散是日朗寧軍中無淫樂無亂音佑金鼓左羽
旄所以奮我之覘壯軍之容其餘管磬之歎絃匏之

繫用不合簡節詣雅音俾三軍之衆毅其氣和其心
群羌之長釋我俘帰我侵少壯熏之老疾謳吟授化
為祥霄趨為擒洪矣偉乎朗寧之理明德遐被者乎
乃知孚致享者不止乎味張舉者不止乎声仁可以
頤其虜和可以暢其情故朗寧之饗士庶以仁和彼
之饗士豈以羶腥倚之哉武之七德朗寧其由二三
鳥于時歲紀協令國家郊祀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
公之蓬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寧之

軍恩群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蓋知之乃顯曰邠寧節度饗軍記

己巳冬臘葉林宗奉授一過行間脫字增補十三三四尚再遇善卒補完此書殆無遺憾矣

震山楊瀨志

李元賓文集卷第五終



余向藏李元賓文集舊有孝章先生手抄本又只一
丁丑秋有人向余鬻唐宋元明人文集百六十種乞
予与之与之不足于其草序甚夥故此集反較贈
之而此冊雖不初傳人所珍罕往往楊席而之藏
弃竹而名之也因著其序亦出此

嘉慶癸卯立中臘後曾時聽記復翁



道光紀元乙未三月得見葉林宗李印楊維深
而極以校者與葉奉公陸所輯為三卷又趙昂
所編二卷与所求記合是此卷之合為五卷
為小稿存且校之未盡也葉大述書之不復外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